

# 说岳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# 全传

2

〔清〕钱彩 著

知识出版社

宋室江山一旦空 天付人事两相蒙 徽宗失德逸天祸 兀术乘机得逞雄  
万古共称秦桧恶 千年难没岳飞忠 因将武穆忠身恨 一假牛皋奏大功

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系列

# 说岳全传

〔清〕钱彩著

· 2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## 第十六回

### 下假书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陆节度尽忠

诗曰：

殉难忠臣有几人？陆登慷慨独捐身。

丹心一点朝天阙，留得声名万古新！

却说当时小番捉住那人，兀朮便问：“你好大胆！孤家在此，敢来捋虎须。实在是哪里来的奸细？快快说来！若有半句支吾，看刀伺候。”那人连忙叩头说道：“小人实是良民，并非奸细，因在关外买些货物，回家去卖。因王爷大兵在此，将货物寄在行家，小人躲避在外。今闻得大王军法森严，不许取民间一草一木，小人得此消息，要到行家取货物去。不知王爷驾来，回避不及，求王爷饶命！”兀朮道：“既是百姓，饶你去罢。”军师忙叫：“主公，他必是个奸细；若是百姓，见了狼主，必然惊慌，哪里还说得出话来。今他对答如流，并无惧色，百姓哪有如此大胆？如今且带他回大营，细问情由，再行定夺。”兀朮吩咐小番：“先带了那人回营。”兀朮打了一会围，回到大营坐下，取出那人细细盘问。那人照前说了一遍，一句不改。兀朮向军师道：“他真是百姓，放了他去罢。”军师道：“既要放他，也要将他身上搜一搜。”遂自己走下来，叫小番将他身上细细搜检，并无一物。军师将那人兜屁股一脚，喝声：“去罢！”不期后边滚出一件东西。军师道：“这就是奸细带的书。”兀朮道：“这是什么书？如何这般的？”军师道：“这叫做‘蜡丸书’。”遂拔出小刀将蜡丸破开，内果有一团约纸；摸直了一看，却是两狼关总

兵韩世忠，送与小诸葛陆登的。书上说：

有汴梁节度孙浩，奉旨领兵前来助守关隘。如若孙浩出战，不可助阵，他乃张邦昌心腹，须要防他反复。即死于番阵，亦不足惜。今特差赵得胜达知，伏乞鉴照，不宣。

兀朮看了，对军师道：“这封书没甚要紧。”军师道：“狼主不知，这封书虽然平淡，内中却有机密。譬如孙浩提兵前来与狼主交战，若是陆登领兵来助阵，只消暗暗发兵，一面就去抢城。倘陆登得了此书，不出来助阵，坚守城池，何日得进此城？”兀朮道：“既如此，计将安出？”军师道：“待臣照样刻起他紫绶印来，套他笔迹，写一封书教他助阵，引得他出来，我这里领大兵将他重重围住。一面差人领兵抢城，事必谐矣。”兀朮大喜，便叫军师快快打点，命把奸细砍了。军师道：“这个奸细，不可杀他，臣自有用处，赏了臣罢。”兀朮道：“军师要他，领去便了。”

到了次日，军师将蜡丸书做好了，来见兀朮。兀朮便问：“谁人敢去下书？”问了数声，并没个人答应。军师道：“做奸细，须要随机应变。既无人去，待臣亲自去走一遭罢。臣去时，倘然有甚差失，只要狼主照顾臣的后代罢了。”兀朮道：“军师放心前去，但愿事成，功劳不小。”

当时哈迷蚩扮做赵得胜一般装束，藏了蜡丸，辞了兀朮出营。来到吊桥边，轻轻叫：“城上放下吊桥，有机密事进城。”陆登在城上见是一人，便叫放下吊桥。哈迷蚩过了吊桥，来到城下，便道：“开了城门，放我进来，好说话。”城上军士道：“自然放你进来。”一面说，只见城上坠下一个大筐篮来，叫道：“你可坐在篮内，好扯你上城。”哈迷蚩无奈，只得坐在篮内。那城上小军就扯起来，将近城垛，就悬空挂着。陆登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奉何人使令差来？可有文书？”那哈迷蚩虽然学得一

口中国话，也曾到中原做过几次奸细，却不曾见过今日这般光景，只得说道：“小人叫做赵得胜，奉两狼关总兵韩大老爷之命，有书在此。”

陆登暗想韩元帅那边，原有一个赵得胜，但不曾见过，便道：“你既在韩元帅麾下，可晓得元帅在何处得功，做到元帅之职？”哈迷蚩道：“我家老爷同张叔夜招安了水浒寨中好汉得功，钦命镇守两狼关。”陆登又问：“夫人何氏？”哈迷蚩道：“我家夫人非别人可比，现掌五军都督印，哪一个不晓得梁氏夫人。”陆登道：“什么出身？”哈迷蚩道：“小的不敢说。”又问：“可有公子？”哈迷蚩道：“有两位。”陆登道：“叫甚名字？多大年纪了？”哈迷蚩道：“大公子韩尚德，十五岁了；二公子韩彦直，只得三四岁。”陆登道：“果然不差。将书取来我看。”哈迷蚩道：“放小的上城，方好送书。”陆登道：“且等我看过了书，再放你上来不迟。”哈迷蚩到此地步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将蜡丸呈上。你道哈迷蚩怎么晓得韩元帅家中之事，陆登盘他不倒？因他拿住了赵得胜，一夜问得明明白白，方好来做奸细。

陆老爷把蜡丸剖开，取出书来细细观看，心内暗想道：“孙浩是奸臣门下，怎么反叫我去助他？况且我去助阵，倘兀术分兵前来抢城，怎生抵挡？”正在疑惑，忽然一阵羊骚气，便问家将道：“今日你们吃羊肉么？”家将禀道：“小人们并不曾吃羊肉。”陆登再把此书细细一看，把书在鼻边闻了一闻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若不是这阵羊骚气，几乎被他瞒过了！你这骚奴，把这样机关来哄我，却怎出得我的手？快快从实讲来！若在番邦有些名目的，本都院放你去；若是无名小卒，留你也无用，不如杀了。”哈迷蚩想这个人果然名不虚传，便笑道：“‘明知山有虎，故作采樵人。’因你城中固守难攻，故用此计。我乃大金国军师哈迷蚩是也。”陆登道：“我也闻得番邦有个哈迷蚩，就是你么？我

闻你每每私进中原，探听消息，以致犯我边疆。我今若杀了你，恐天下人笑我怕你计策来取中原；若就是这样放你回去，你下次再来做奸细，如何识认？”吩咐家将：“把他鼻子割下，放他去罢。”家将答应一声，便把他鼻子割了，将筐篮放下城去。

哈迷蚩得了性命，奔过吊桥，掩面回营，来见兀朮。兀朮见他浑身血迹，问道：“军师为何如此？”哈迷蚩将陆登识破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兀朮大怒道：“军师且回后营将息，待等好了，某家与你拿那陆登报仇便了。”哈迷蚩谢了兀朮，回后营将养。半月有余，伤痕已愈，做了一个癍鼻子，来见兀朮。商议要抢潞安州水关，点起一千余人，捱至黄昏，悄悄来到水关一齐下水，思想偷进水关。谁知水关上将网拦住，网上尽是铜铃，如人在水中碰着网，铜铃响处，挠钩齐下。番人不知，俱被拿住，尽皆斩首，号令城上。那岸上番兵看见，报与兀朮。兀朮无奈，只得收兵回营，与军师议道：“此人机谋，果然厉害！某家今番索性自去抢那水关，若然失手死于水内，尔等便收兵回去罢了。”

到晚间，兀朮自领一千兵马，等到三更时分，兀朮先下水去探看，来到水关底下，将头钻进水关来，果然一头撞在网里，上面铜铃一响。城上听见，忙要收网，却被四太子将刀割断，跳上岸来，把斧头砍死宋军。奔到城门边来，砍断门拴，打去了锁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吹动胡笳，外边小番接应。恰好这一日陆登回衙去了，无人阻挡。番兵一拥进城。诗曰：

两国交争各用兵，陆登妙计胜陈平。

独怜天佑金邦主，不助荒淫宋道君。

却说陆登正在衙中料理，忽听军上报道：“番兵已进城！”陆登忙对夫人道：“此城已失，我焉能得生？自然为国尽忠了！”夫人道：“相公尽忠，妾当尽节。”乃向乳母道：“我与老爷死后，只有这点骨血。须要与我抚养成人，接续陆氏香火，就是我陆

氏门中的大恩人了！”吩咐已毕，走进后堂，自刎而亡，陆登在堂，闻报夫人已自刎，连叫数声：“罢了！”亦拔剑自刎。那尸首却崢然立着，并不跌倒。一众家丁见老爷、夫人已死，各自逃生。

那乳母收拾东西正要逃走，却见兀朮早已骑马进门来，乳母慌忙躲在大门背后。兀朮下马，走上堂来，见一人手执利剑，昂然而立。兀朮大喝一声：“你是何人？照枪罢！”见不则声，走上前仔细一看，认得是陆登，已经自刎了。兀朮倒吃了一惊，那有人死了不倒之理？遂把枪插在阶下，提剑走入后堂，并无入迹，只见一个妇人尸首，横倒在地。再往后头一直看了一回，并无一人。复走出堂上，看见陆登尸首尚还立着。兀朮道：“我晓得了，敢是怕某家进来，伤害你的尸首，杀戮你的百姓，故此立着么？”正想间，只见哈迷蚩进来道：“臣闻得狼主在此，特来保驾。”兀朮道：“来得正好。与我传令出去，吩咐军士：‘穿城而去，寻一个大地方安营，不许动民间一草一木。违令者斩！’”哈迷蚩领命，传令出去。兀朮道：“陆先生，某家并不伤你一个百姓，你放心倒了罢。”说毕，又不见倒。兀朮又道：“是了，那后堂妇人的尸首，敢是先生的夫人，为丈夫尽节而死。今某家将你夫妻合葬在大路口，等过往之人晓得是先生忠臣节妇之墓，如何？”说了又不见倒。兀朮道：“是了，某家闻得当年楚霸王自刎，直到汉王下拜，方才跌倒。如今陆先生是个忠臣，某家就拜你几拜何妨？”兀朮便拜了两拜，又不见倒。兀朮道：“这也奇了！”就拖过一把椅子来，坐在旁边思想。只见一个小番，拿住一个妇人，手中抱着个小孩子，来禀道：“这妇人抱着这孩子，在门背后吃奶，被小的拿来，请狼主发落。”兀朮问妇人：“你是何人？抱的孩子是你甚人？”乳母哭道：“这是陆老爷的公子，小妇人便是这公子的乳母。可怜老爷、夫人为国尽忠，只

存这点骨血，求大王饶命！”兀朮听了，不觉眼中流下泪来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便向陆登道：“陆先生，某家决不绝你后代。把你公子抚为已子，送往本国，就着这乳母抚养；直待成人长大，承你之姓，接你香火，如何？”话才说完，只见陆登身子仆地便倒。

兀朮大喜，就将公子抱在怀中。恰值哈迷蚩进来看见，便问：“这孩子哪里来的？”兀朮将前事细说一遍。哈迷蚩道：“这孩子既是陆登之子，乞赐与臣，去将他断送了，以报割鼻之仇。”兀朮道：“此乃各为其主。譬如你拿住个奸细，也不肯轻放了他。某家敬他是个忠臣，可差官带领军上五百名，护送公子并乳母回转本邦。”一面命人收拾陆登同着夫人的尸首，合葬在城外高阜处。着番将哈利禄镇守潞安州，自家率领大兵，来抢两狼关。

那两狼关总兵韩世忠正在中军，忽有探子来报：“启上元帅，今有金兀朮打破潞安州，陆老爷夫妇尽节。今兀朮领兵来犯本关，离此只有百里了，请元帅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赏了探子银牌一面，叫他再去打听。当下元帅遂传令各营将士，在三山口各处紧要关隘，遍设伏兵火炮，添兵把守，一面修表入朝告急。正在料理，又有探子来报：“启上大老爷，今有汴梁节度孙老爷领兵五万，绕城而过，杀进番营去了。”元帅道：“吓！这奸贼怎么直到此时才到？也不前来知会本帅一声。那兀朮有五十余万人马，你有何本领擅敢以少敌众，自取灭亡么？”叫左右赏了探子羊酒银牌，再去打听。探子答应一声，如飞去了。

元帅心下思想：“若不发兵救应，必至全军覆没；若去救应，又恐本关有失。”正在踌躇，左右报说：“梁夫人出堂。”韩元帅相见坐定，便问道：“夫人出来，有何高见？”夫人道：“妾闻孙浩提兵杀人番营，以他这样才能武艺，领五万人马，挡兀朮五十余万之番兵，犹如驱羊入虎口耳。倘或有失，那奸臣必然上本，反说相公坐视不救。依妾愚见，相公还该发兵接应才是。”



韩元帅道：“夫人虽说得是，只是便宜了这奸贼。”遂传下令来，问：“谁人敢领兵前去救应孙浩？”早有一员小将上前应道：“孩儿敢去。”元帅一看，原来是大公子韩尚德。元帅就道：“我儿，你可领兵一千，前去救应孙浩回来。”公子答应一声，正欲下去，夫人又叫转来吩咐道：“我儿，为将之道须要眼观四处，耳听八方，可战则战，可守则守。若不见孙浩，可速回兵，切勿冒险与战！”公子应声“晓得”，随即领兵出关。将近番营，抬头一看，五六十里地面尽是营盘。公子思想：“这许多番兵，若杀进去，这一千人马岂不多白送了性命？若不杀进去，又不知孙浩下落，这便如何是好？也罢！”吩咐众军士：“你们扎住营盘在此等我，我独自一人踹进营中，寻见了孙浩，或者一同杀出来；倘寻不见孙浩，我战死番营，你们可回报大老爷便了。”军士领命，就扎住营盘。公子拍马舞刀，大喝一声：“两狼关韩尚德来踹营了！”一声喊，望番营冲去。举起刀来，杀得人头滚滚，犹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来寻孙浩。哪知道这时候，孙浩的人马已全军覆没了。

小番报进牛皮账中：“启上狼主，又有一个小南蛮杀进营来，十分厉害，说叫做什么韩尚德，候狼主发令擒拿。”兀朮便问军师：“可晓得那一个韩尚德是什么人，这等厉害？”哈迷蚩道：“就是前日臣对狼主讲韩世忠的大儿子。他的父母本事高强，就生出这个儿子来，也是狠的。”兀朮笑道：“他一个人本事虽强，怎敌得我五十万人马？看孤家生擒他来，叫他降顺。”即命众平章传令下来：“务要生擒，不许伤他性命。”这些番兵闻令，一齐拥将上来，把韩公子团团围住。公子并无惧怯，将手中这杆刀左拦右架，东格西挡，在番营内大战。只是人马众多，不能杀出。

那领来这一千人马，在外边远远的望了半日，并不见公子

的消息，疑心大约已丧在番营，就回进关中，报上元帅：“公子着令我们屯兵在外，单人独骑，蹿进番营中去了。半日不见动静，谅已不保了。”韩元帅闻报，就走进后堂与夫人说知。夫人大哭起来道：“我想做了武将固当捐躯报国，但是我儿年幼，不曾受得朝廷半点爵禄，岂不可伤？”元帅道：“夫人不必悲伤，待吾领兵前去，一则探听番兵消息，二来与孩儿报仇。”

元帅说罢，随即出堂，仍带这一千人马，上马出关，望金营来。行至中途，军士皆驻马不走。元帅就问军士：“为何不行？”军士道：“前番公子有令，说：‘番营人马众多，我们这一千人马去枉送性命。’着在这里等的。”元帅听了流下泪来：“我儿既有此令，你们原在此等罢。”元帅一马直入番营，大叫一声：“大宋韩元帅来了！”摇动手中刀，杀入重围，逢着就死，挡着就亡，好不厉害。杀进了几个营盘，无人抵挡。小番慌忙报进帐中，兀术连连称赞：“好个韩世忠吓！”就与军师计议，下令叫众平章等将韩元帅围住：一面调兵去抢两狼关，叫他首尾不能照应。那韩元帅虽是英雄，怎挡得番兵众多，一层一层围裹拢来，一时那里杀得出来。这里兀术带领人兵，浩浩荡荡，杀奔两狼关来。那元帅带来的一千兵，等候元帅不见出来，反见番兵望关上杀来，齐惊道：“不好了！元帅决无性命了！”一齐进关报知夫人。

夫人恐乱了军心，不敢高声痛哭，只得暗暗流泪，叫过奶公奶母，抱公子上堂，悄悄吩咐道：“你二人可收拾金银珠宝，带了两个印信，骑马先出关去，在左近探听消息。我若得胜，你们可原进关来，再作商量；我若死了，你可将公子抚养成人，只算是你的儿子一般。待他成人送入朝中，令他袭父之职。千万不可有误！”二人领命，忙收拾先出关去。不一会，探子来报：“金兵已到关下。”说犹未了，又有探子来报：“有番将讨战。”接

连几报，好似：

长江后浪催前浪，月赶流星风送云。  
未知梁夫人如何抵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七回

### 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

诗曰：

大炮轰雷失两狼，那堪天意佑金邦。  
丈夫纵有乾坤手，枉送身躯死战场！

又诗曰：

金将南侵急困城，张君矢日效忠诚。  
非关屈膝甘降服，为保河间一郡民。

话说梁夫人闻丈夫、儿子俱已遭伤，将幼子托付奶娘夫妇先出城去，自己带领家将人马，来到关前。守关众将上前迎接道：“番兵势大，夫人只宜坚守关隘，不可出兵。”夫人道：“列位将军有所不知，我夫、子二人俱死于贼手，此仇不共戴天，如何不报？尔诸将们可将‘铁华车’摆列端正，把大炮设放三山口上，等那番兵近关，一齐推出‘铁华车’挡住，那时点放大炮，不得有误！”众将领令安排。

夫人带了人马，放炮出关，对着番兵，排下队伍。旗门开处，夫人出马。那边兀朮四太子看见这边调遣，暗暗的喝采：“果然是女中豪杰，真个名不虚传！”梁夫人喝道：“番奴！你是何等样人？快通名来！”兀朮道：“某乃大金国黄龙府四太子，官拜昌平王、扫南大元帅完颜兀朮是也。南蛮婆！可通名来！”梁夫人道：“番奴听着，我乃大宋天子驾前御笔亲点两狼关大元帅韩夫人，官拜五军都督府梁红玉是也。”兀朮道：“原来就是你。某家久闻你熟悉兵机，深通战法，岂不识天时人事？某家统领

大兵来取你南朝天下，如泰山压卵。你若识时务，早早降顺，不独保全性命，且不失你之官爵，可细细想来。”梁夫人骂一声：“番奴！我丈夫、孩儿的性命俱害在你手内，恨不得拿你来碎尸万段，方泄此恨，尚敢摇唇鼓舌！”兀朮道：“你丈夫、儿子何曾死？俱被某家困在营中。你若降顺了，我还你丈夫、儿子便了。”梁夫人大怒道：“休得胡说，放马过来！”说罢，抡起手中刀，望兀朮就砍。兀朮举斧相迎。战到五六个回合，梁夫人哪里招架得住，只得回马败下。兀朮随后赶将上来。将近关前，梁夫人高叫一声：“放炮！”那三山口上众将正待开炮，不道霎时间满天黑雾迷漫，只听得半空中豁喇喇一声霹雳打将下来。将那“九牛大将军”一震，不想这炮轰天价响亮，两边炸开，把那两狼关打开一条大路。此一回，就叫做“雷震三山口，炮炸两狼关”，那兀朮趁势拥将上来，抢入关中。

梁夫人见炮炸了，也使不得“铁华车”，关已失了，急得如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，只得落荒而走。前而到一茂林，正待想要进去歇息歇息，忽听得林中叫道：“夫人快进来，公子在此！”夫人勒马看时，却是奶公、奶母。夫人下马走入林中，抱住公子大哭一场。奶公便问：“夫人出兵，胜败若何？”夫人说：“关已失了。老爷、公子并无下落，谅已难保。我们如今归于何处？”不觉泪如雨下。

不表夫人在林中悲切，再说那韩元帅在番营大战，只见番兵前后走动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那些兵知道得了两狼关，都想抢进去，故此围兵渐渐稀了。韩元帅奋勇往外冲来，却见马上一员小将被一番将赶下来。元帅细认却是大公子，便高叫一声：“我儿，为父的在此！”公子叫一声：“爹爹！番将厉害，杀不过他。”元帅拍马上前，举刀望着那员番将劈头砍下，正中了那将的头盔。忽见那番将头上迸出一道白光，刀不能下。看官，你

道那员番将是谁？却叫做奇渥温铁木真。只因他日后生下一子，名为忽必烈，却是元朝始祖，故有此异。那奇渥温铁木真被韩元帅这一刀，吃了一惊，拖枪败走。元帅暗想：“这番将有此奇异，日后倒有好处。”

当时韩元帅父子二人，并力杀出重围，遥望关前、关上都是金兵旗号，只得落荒而走。来到茂林之处，夫人在林内望见，大叫：“相公、孩儿，妾身在此！”元帅半惊半喜，就下马来。公子亦下马来见了母亲，请了安。元帅就问夫人：“为何失了关隘？”夫人道：“只因军士报你与孩儿阵亡，故此妾身出兵，与你报仇。不意雷震三山，炮炸两狼，故此把关隘失了，逃避在此。”元帅道：“此乃天意，非人力所能挽回也。”夫人道：“如今关隘已失，我们往哪里去好？”元帅道：“我等同往京城候旨便了。”于是韩元帅夫妻、父子，同着奶公、奶母，一齐往汴梁一路而来，不提。

且说兀朮进了两狼关，查点了仓库钱粮，看见那“铁华车”，便问军师：“此车何人制造？”军师回说：“昔日韩信造此车，困住了西楚霸王。今日狼主洪福齐天，皇天护佑，得破此关。可趁此锐气，发兵进攻河间府，渡过黄河，那汴京指日可取也。”兀朮道：“如此，可即整顿粮草，起兵去攻河间府。”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韩世忠夫妇等来到黄河地界，正遇着钦差赍旨而来。世忠夫妇一齐跪接。钦差宣读诏书，说：韩世忠失守两狼关，本应问罪，姑念有功免死，削职为民。世忠夫妇一同谢恩，交还了两颗印信。夫妻、父子一同回到陕西，不表。

却说河间府节度使张叔夜，闻报失了兩狼关，兀朮率领大兵来取河间府，不觉惊慌，心中暗想：“那陆登何等智谋，不能保全；韩世忠夫妇骁勇异常，况有大炮、‘铁华车’，尚且失守，

何况下官？”想定主意，就与众将士计议：传令城上竖起降旗，等金兵到来，权且诈降，以保一府百姓，免受杀戮之惨。等他渡过黄河，各路勤王兵来，杀败兀朮，那时候将兵截其归路，必擒兀朮也。诸将领令，端正降金。

不道那张叔夜有两位公子：大公子名唤张立，身長一丈，方面大耳；二公子名唤张用，也是身長一丈，淡黑面庞。这兄弟两个各使一根铁棍，力大无比。这一日，同在书房中读书，直到了午后还不见送饭进来。张用对哥哥道：“今日这等时候还不送饭来，敢是忘记了不成？”张立道：“我也在这里想，不知何故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书童端进饭来。大公子道：“为何这时候才送来？”二公子道：“敢是你这狗才往哪里去顽耍忘记了？该打这狗才！你怎么连我二人都不放在心上了！”书童道：“今日虽则迟了些，还有饭吃；再过两日，只怕没得吃了！”张立道：“这狗才，一发胡说了！为甚事情，就到得没饭吃？”书童道：“二位相公坐在此间，哪里知道外面金兵杀来，潞安州、两狼关俱已失了。如今将到河间府，我家老爷害怕，在堂上同众将商量料理投降之事。一府乱慌慌的，故此饭迟。倘若那金兀朮不准投降，杀进城来，岂不是没饭吃了？”张用道：“不信有这等事！我家老爷岂肯投降那鞑子？”书童道：“公子不信，外面去问，那一个不晓得么？”说罢，书童自去了。

大公子道：“难道我爹爹要做奸臣不成？”二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同你吃了饭去问母亲。若果有此事，就向母亲讨了二三百两银子，同你逃出城去，迎着番兵拚命杀他一阵；若杀不过他，我们带了银子逃往他方，再作道理，何如？”张立道：“兄弟言之有理。”两个忙忙的把饭吃了，同到中堂，见了母亲说道：“爹爹为何要做奸臣投降番邦？是何道理？”夫人道：“你二人小小年纪，晓得什么？此是国家大事，由你爹爹作主，连我也只好

随着他。”二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要二三百两银子。”夫人道：“此时匆匆忙忙，要银子那里去使？”张立道：“我们要趁早买些东西，若等金兵进城，我们就不好上街去了。”夫人以为真，随取了二百两银子，付与弟兄两个。

两个接了银子，回到书房，捆扎端正，开了后园门，一路出城来。行不到二三十里，正迎着番兵。弟兄二人见旁边有一座山冈，就走上冈来。看那金兵如潮似浪，滔滔不绝。看了多时，越着越多，张用道：“哥哥，等不完了，下去与他打罢。”二人跳下冈子来，摆开两条铁棍，乒乒乓乓，将番兵打得落花流水，头撞头碎，额碰额伤，打死无数。

那小番忙忙报与兀朮。兀朮传令众平章：“不要伤他，与我活活的擒将来。”众平章传令，将二人围住。直杀到黄昏时分，张立不见了兄弟，心内自想：“此时不走，等待何时？”举棍一个盘头，使得势大，打开一条血路而去。只因天色昏暗，又走得快，因此金兵拿他不住。这里张用也寻不见哥哥，冲出围来，落荒而走。那弟兄两个今日失散了，直到了岳元帅三服何元庆，才得会合。这是后话，不表。

且说兀朮拿不住他弟兄，当夜安营扎住，到明日发兵前往。将近城池，只见一将远远带人跪接，打着降旗，口称：“河间府节度使张叔夜归降，特来迎请狼主进城。”小番报与兀朮。兀朮上前看时，果然是张叔夜俯伏在地。兀朮在马上问军师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，还是奸臣？”哈迷蚩道：“久闻他是第一个忠臣，叫做张叔夜。”兀朮道：“待某家问他。”便道：“你就是张叔夜么？”叔夜道：“小臣正是。”兀朮道：“我久闻你是个忠臣，为甚归降起某家来？莫非是诈么？”叔夜道：“小臣岂敢有诈？只因目下朝内奸臣用事，贬黜忠良。今潞安州、两狼关俱已失去，狼主大兵到此，谅小臣兵微将寡，怎能迎敌？城中百姓，必遭荼毒。



故此情愿归顺，以救合郡生灵，并不敢希图爵禄，望狼主鉴察！”兀朮听了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果然是个忠臣！老先生既识天时，仁心救民，是个好人。某家就封你为鲁王，仍守此城。我的大军，只收你的犒赏，绕城而去，不许进城。如有一人不遵，擅自进你城者，斩首号令！”

叔夜谢恩而退，叫众军搬出猪羊酒，犒众番兵吃了，俱各绕城而过。来到黄河口，拣一空地，安下营盘，打造船只，等待渡河，不提。

且说地方官飞报入朝，这日正值钦宗设朝坐殿，进本官俯伏启奏：“兀朮大兵五十余万已近黄河，望陛下即速发兵退敌。”钦宗大惊，便问众卿：“金兀朮兵势猖獗，将何策退之？”当下张邦昌奏道：“潞安州陆登尽节，韩世忠夫妇弃关而逃，今河间张叔夜又投降，只剩得黄河阻住。若过了黄河，汴京甚危。臣观满朝文武全才，无如李纲、宗泽。圣上若命李纲为元帅，宗泽为先锋，决能退得金兵。”钦宗准奏，降旨拜李纲为平北大元帅，宗泽为先锋，领兵五万前往黄河退敌。二人领旨出朝。李纲虽是个有谋有智的忠臣，但是个文官，不会上阵厮杀。今金兵势大，张邦昌明明要害他的性命，故此保奏。

那李纲回府，与夫人辞别，忽见阶檐下站着个长大汉子。李纲便问：“你何人？”那人跪下道：“小人就是张保。”李纲道：“你一向在哪里？”张保道：“小人在外边做些生意。”李纲道：“你可有些力气么？”张保道：“小人走长路，挑得五六百斤东西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可带他前去，早晚伏侍伏侍。”李纲就命张保收拾随行。

到了次日，宗泽来请元帅起兵，李纲接进。相见已毕，李纲便道：“老元戎，你看那些奸臣如此厉害，明明欲害下官，保奏领兵。老夫性命，全仗周庇。”宗泽道：“元帅放心，吉人自